



仙梦云裳

XIAN MENG
YUN LUE



莲沐初光 /著



她原本只想做
一个安静的 小仙厨



给各路大仙们
掌掌勺的小仙厨



偷上神幻珠，陪公主追上神，
最后她却入了张扬跋扈的上神眼里心上！
查明神下落，引来滔天祸事，终究为了他平安而她魂飞魄散亦无妨！

▶ 顺带偷偷下个凡，找一找闺密诉诉衷肠！



无奈！不能拯救族人的云梦不是好仙厨！

R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仙 梦 云 梦

莲沐初光

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仙梦云萝 / 莲沐初光著. -- 天津：
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5.4
ISBN 978-7-201-09269-0

I. ①仙… II. ①莲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69863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：黄沛

(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：300051)

邮购部电话：(022) 23332469

网址：<http://www.tjrmcbs.com>

电子信箱：tjrmcbs@126.com

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710 × 1000 毫米 16 开本 17 印张

字 数：325 千字

定 价：24.80 元

目 录

第一章

几回知君在人间 ● 001

第二章

太虚星河落九天 ● 015

第三章

玉中犹带茜红丝 ● 031

第四章

勘破浮华少少年 ● 047

第五章

美人在月下舞翩翩 ● 063

第六章

珍珠两合心如意结 ● 079

第七章

夕祸起流光碎 ● 095

第八章

乾坤日月待重昭 ● 109

第九章

青丘有狐生九尾 ● 123

第十章

江南烟岚小群山 ●● 141

第十一章

东方有国曰金乌 ●● 159

第十二章

春光月色心上秋 ●● 175

第十三章

凤凰一出惊天下 ●● 191

第十四章

笙曦有琴奏潮声 ●● 205

第十五章

天涯望断无归途 ●● 225

第十六章

若你相思成锦灰 ●● 241

尾声

此生不负风和月 ●● 255

后记

●● 263

柔

第一章

几回知君在人间：

第一回 知君在人间：

春雨润如酥。

正是三月天，日头起得晚，这个江南小镇上还鲜有行人，可是八卦消息已经开始撒腿狂奔了。

街边的店小二一边拆着门板，一边和身旁人议论：“白家这是作了什么孽……”

“可不是，白老爷一夜急白了头。”

“听说那白小姐天生丽质，比天上的仙女儿还美上几分，怎么就得了这个病呢？果真是红颜薄命吗？”

比仙女还美上几分？

云萝执着一柄粉绸伞经过，恰好就听到了这句，不觉有些好笑。这些人说得跟真的似的，只怕仙女到了跟前也不认得。

原本想继续走，可是偏偏有一股香味散进雨水里，幽幽地向她缠过来。循着香味，云萝走到一户人家门前，看到上书两个大字，白府。

朱红大门阔气十足，人有钱，就连那两头石狮子都威武一些。看来这里就是那名生了病的白小姐府上。

本来不想管，但谁让她嗅到这股不同寻常的香味了呢。

门口正站着一个垂头丧气的官家，见着个行人就有气无力地喊一嗓子：“老爷有令，能治小姐怪病之人，赏钱管够，赏饭管饱！”

好大的口气！饭能管饱，但是钱能管够吗？还有人会嫌弃钱多？

不多想，云萝收了伞，上前道：“我能治好你家小姐的病，请引荐吧。”

管家打量了一下云萝，只见她一张清艳若桃花的脸，一双美目如浸了冰水的黑曜石，滴溜溜看进人心里去，忙正了神色回答：“姑娘，不会法术就别多问了。我家老爷说了，治好了小姐的病重重有赏，若是治不好就得割了舌头赶到外乡。”

“我能治好。”

管家一怔：“可你还没问我家小姐得了什么病呢？”

“你家小姐一个月前卧病不起，只嚷着浑身没劲儿，到后来神志不清，连婚事都取消了，吃了多少药都不见好，白老爷觉得白小姐恐怕是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给魔住了。”

闻言，管家脸上的肉抖了抖，表情肃然。她猜得一丝都不错。

“姑娘，府上还请了另一名道长。你的法术若是比他强，老爷自然会让你来诊治小姐。”

云萝笑着应了。

一路跟着管家到了院子，云萝看到已经摆好了香炉桌案，案前有一名灰衣道长正在做法。

看到她，道长嗤笑：“哪里来的漂亮姑娘，不去跟情郎相会，也来跟我们抢饭碗？”云萝也不恼，半句话也没有搭理。灰衣道长捋了捋袖子，大喝一声：“看好了！”说着，向桌案上的一只桃子指了指，那桃子竟然歪歪扭扭地浮在了半空中。

这个法术叫作“浮生浮世”。

管家试探地看向云萝。

云萝施施然伸出手指勾了勾，再展开手心，那里已经赫然多了一枚桃核。道长浑身一震，用随身带的利剑剖开桃子，发现里面空空如也，桃核已经不见了。

“这位姑娘取胜！道长，您好走，我差人送你出去。”管家下了逐客令。道长不服气地嚷嚷：“凭什么！只是一招隔空取物，就比我强了？”

管家只苦笑不多言。道长终于拉下脸来，哼了一声便离开了。

等到他一走，长廊处忽然有人鼓掌，一名乡绅模样的男子步出，喜道：“姑娘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让管家选你吗？”

云萝料定他就是白老爷，落落大方道：“知道。”

“那你说说看。”

云萝低头看着手心里的那枚桃核：“你看中我隔空取物的戏法，也就是说，白小姐的病其实是……肚子里有了不该有的东西。”

管家吓得恨不得上前捂住她的嘴，见左右没有婆子来打扰，才跺脚道：“姑娘放仔细些，别知道什么都往外嚷嚷。”

白老爷也是惨白了一张脸，叹道：“唉，家门不幸啊……”

在白老爷的叙说下，云萝才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

要说这也奇了，白小姐尚未出阁，平时家教甚严，从未与男子有过任何接触，却在出

阁前夕突然诊出了喜脉。白老爷着急上火，赶紧让郎中配了红花端给白小姐。可两碗红花灌进去，白小姐的肚子却更鼓了。

云萝心里已经有了把握：“白老爷，白小姐的病，我有把握了，你领我去看便知。”

两人欢天喜地地将云萝迎进了白小姐的闺房。云萝吸了吸鼻子，只觉得那香味更浓郁了。

梨花木床上垂着密密匝匝的纱帐，依稀可见里面躺着一名女子。白老爷看了看云萝，她立即会意，走上前轻轻掀起帘子。

那本是如芙蓉花般美丽的女子，却像被一夕之间抽去了灵气，肚皮鼓鼓的，人也只恹恹地躺着，垂着眼皮无精打采。

云萝轻唤：“白小姐。”

她抬眼看了看云萝，干枯的嘴唇中挤出一句话：“爹又请来了郎中？呵，不管你给我配什么药，对我都没用。”

云萝无视她的敌意，接着诊断，果然把出了喜脉。可按照白老爷说的，这身孕才两个月，那么这肚子也大得太离谱了。

“这孩子天赋异禀，多少碗红花都打不掉！我劝你还是别白费力气了，趁早逃走吧！不然你知道了白家的秘密，我爹不会放过你的！”白小姐强撑着身子坐起来。

云萝若有所思地问：“你真的确定，你肚子里有孩子？”

“那还有假？”

云萝并不多说，往白小姐额头上一按，她就昏睡了过去，再勾了勾手指，几缕白色雾气便从白小姐额头上渗出，最后显示出影影绰绰的场景。这，便是白小姐整日做的美梦了。

之前散发出诱人香味的，正是这个美梦。

世有传说，梦貘是一种上古时代的神兽，传说中，他们以梦为食，吞噬梦境，也可以使梦境重现。云萝在成仙之前，正是凡间的一只异兽。

当然，他们也有不能食用的梦。恶毒恐怖的梦不可食用，天机的梦不可食用，否则轻则上吐下泻，重则万劫不复。

成仙后一千年，她还记得那首引梦的歌令，可以被梦貘们唱得或凄婉或欢快。那首《如梦小令》是这样唱的：

楼外飞花入帘，

龛内青烟疏淡。

梦中浮光浅，

总觉词长笺短。

轻叹，轻叹，

裳边鸳鸯成半。

小憩片刻之后，白老爷便开始询问白小姐的病情。

一曲终了，人们的美梦就会从身体上浮出，梦貘将美梦吞下，得以饱腹。

如今自己已经成为仙人，但还是抵挡不出美梦的诱惑。

云萝往美梦中看去，果然看到梦中有一名相貌不凡的少年。眼极黑，眉极直，挺拔身躯如同傲骨雪松立于世间，青色披风翻卷如飞鸽，只看一眼便觉得天高云淡，再挪不开目光。

原来，白小姐对他是相思成疾。

云萝心中了然，从房中步出。

白老爷连忙迎上来：“姑娘，小女的胎……”他有意无意地盯着她的手，似乎在想那神乎其神的隔空取物。

“白小姐没有怀孕。”

白老爷一惊：“既是如此，那为何小腹一天天地大了起来？”

“人之一念，放下便是放下了，放不下便是执念。白小姐爱慕一名男子，但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和他在一起，这情念就成了执念，最后整日幻想为他生儿育女，以至于走火入魔，身体也相应发生变化，甚至能够诊断出喜脉。可其实没有孩子，所以无论喝下多少碗红花都不顶用。”

说白了，就是太想要个孩子，结果就假怀孕了。

“可是小女并未踏出闺房，如何有爱慕的男子？”

“花朝节那日，白小姐是不是和侍女出了门，结果路遇一家宅子失火，差点儿身陷火海？”

白老爷点头。

那就是了。年轻脸皮薄的大家闺秀，遇到英雄救美的戏码，就义无反顾地深陷其中，

一颗春心就再也收不回来。

明白了女儿的病因，白老爷又喜又怒。喜的是自己女儿并没有失身，怒的是居然是这种不知羞耻的病因。他忍着怒气问：“那姑娘可有解决的办法？”

云萝计上心来：“这不难，只是解铃还须系铃人，终究得白小姐自己放下执念。”

“一切都拜托姑娘了。”

云萝言罢，便徒步进了书房。

白小姐依旧昏睡，喃喃地喊着一个人的名字。

云萝在床沿坐下，将那个梦引出，然后运足仙气对着梦中的美少年一吹，那少年脸上就长满了麻子。这种法术叫作改梦，梦貘族可以改掉凡人的梦境。

你不是喜欢俊男吗？我就让你的梦中情人变成麻子脸，看你还怎么情有独钟、海枯石烂。

果然，将那个梦重新塞回白小姐脑袋里之后，她不再梦呓，而是皱起好看的柳叶眉，睡得极不安稳。

半炷香之后，云萝才将白小姐晃醒。

白小姐看到她，柳眉倒竖：“你怎么还没走？”

云萝“我刚才又给你诊了一回脉，你不曾有孕。”

“不可能！”白小姐有些癫狂，“信期有两个月没来了，肚子也一天天地变大，许多郎中都说是喜脉，怎么就不是？”

“确是不曾有孕，我还骗你不成？”云萝施施然起了身，“你若是不信，我帮你去找你的情哥哥如何？”

白小姐一怔，似乎是记起了梦中情境，有些犹豫。她明明记得他是个貌美的翩翩公子，为什么自己只能梦到一张麻子脸？

“你若是为了个貌似潘安的男子也就罢了，偏偏是个貌丑的男子。白小姐，你可想过，值不值得？”云萝知道白小姐的心理已经起了变化，连忙循循诱导。

白小姐犹豫：“可是……就这样忘了他，也太显得我凉薄了。”就算是因为痴迷皮相才爱上，也不可能说放下就放下那个人。云萝了然于心，继续劝道：“你不肯对他凉薄，可曾想过对父母凉薄？因为你病了，白老爷不知道受了多少罪，这些你可想过？”

白小姐顿时面露羞愧：“我……”

“快别多想了，等下去跟白老爷请个安，你还是他的好女儿。”云萝安慰性地拍了拍她的手背。

白小姐点头，对她的敌意已经荡然无存，继而对她敞开了心扉。

“我从生下来就活在这园子里，爹管得严，我也不知道外头是什么样儿的。后来，爹打算让我嫁给镇上的宁少爷，可我连他的样子都没见过！打心眼里，我偏偏要跟爹对着干。所以花朝节遇着个男子就迷糊了，为了他要死要活的。唉，好姐姐，你说我这是为了什么？”

云萝明白，她的相思病已经好了大半，还是梦里那张麻子脸起了作用，于是将她扶下床：“女孩儿家哪有不做梦的？如今梦醒了就罢，快起床梳洗，见你父亲去吧！”

领着赏钱从白府走出，云萝去了镇子上唯一的码头。白府的事算是一个小小的插曲，不耽误她的要紧差事。

雨水总算是停歇了，连带着空气都清新了不少，不少船夫在岸边解绳解锚，开始准备接应生意。

“船家，去清河山。”她跳上一艘小船，径直走进船舱。

站在船头的船夫高喝一声：“好嘞！”木桨划水，泛起一圈圈的涟漪，小船就离了岸。

云萝歪在船舱里休息，可鼻子里还是隐隐缠绕着那股香味。她苦笑，白小姐的梦再香再美味，她都不可以吃下去。

梦貘食梦，天经地义。可若是吃了不该吃的梦，那后果将不堪设想。

云萝记得自己尚未成仙的时候，某天夜里随大伙一起去觅食。一只小梦貘不懂事，闯进人家十五六岁的小姑娘闺房里，没头没脑地就吞下一个梦。结果梦入肚，不亚于凡人食用药物，小梦貘浑身滚烫，恨不得立即化为形去人间婚配。云萝和另外几只梦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制住了她。等那只小梦貘回过神来，想起自己的所作所为，又羞愤得寻死觅活。云萝又是一番折腾，好不容易才劝得她回心转意。

之后，族长下令，吃梦之前都要将那个梦境打开看一看，确认无事才可以吞下。否则，那个梦再香甜也不可以吃下去。

想起往事，总是有许多可以细细说来。只是，当年的梦貘族，如今都怎样了呢？

云萝眼角有些湿，索性出了船舱看湖景。

这一看不打紧，她暗呼不妙。

只见那船夫立在船头，手里的桨早就丢在了一边，可是脚下小船的速度却丝毫未减。

这世上还有不划桨就能走的船？

云萝心念一动，上前问：“船家究竟是什么人？”

那人头戴笠帽，猛然回头看她，露出两道锐利的目光。

云萝忍不住后退，那根本不是风里来雨里去的皮实面相，而是一张清俊少年的脸。他，根本不是什么船夫！

“我是谁，没必要告诉你。”他语气不善，声音却是好听，如同削金断玉般清脆。

说话间，云萝却已经恍惚记起，他和白小姐梦境中的情哥哥很是相像。当下，她便犹豫地问：“你，莫非是白小姐……”

“我只是救了她而已，谁想到惹出这么多麻烦！”他没好气地说。

云萝笑了笑：“船家，我看你也是个不凡的，应该知道沾染了情爱就会损了道行……要不是我帮你解开白小姐的心结，恐怕你至少得减上一百年的修行呢。这么说来，我也算你半个恩人，你可不要恩将仇报。”

那人傲然而立：“我不会动你，但你可要多付些船资。”

云萝稳了稳心神：“多少？”

“三千两银子。”

她闻言，伸开双臂转了个圈，玲珑的身姿仿佛随时都能被风吹走：“你看，我像是带了那么多银子的人吗？”

“银票也成。”他斜眼。

“银票也没有。”

那少年弯唇，伸手一勾，手指头都没碰到她，却让她整个人都失了重心，一头栽在甲板上。

与此同时，一张银票晃悠悠地从她腰中飘了出来，就像长了眼睛，转眼就到了那少年手中。

“谢了。”少年将手里的银票甩得哗啦响。

云萝差点儿喷出一口血来。

以为小仙挣点香火钱很容易吗？忙活了半天，刚从白家得了三千两银子，就被这个来路不明的家伙给讹去了！

只是自己是仙，居然被他一个小动作就制服了……难不成，他也是仙人？

“我可有得罪你，为什么你要跟我过不去？”云萝气急败坏地站起来。

少年露齿一笑，冷冽的气质顿时去了大半：“谁让你给我画了一张麻子脸？”

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原来他恼火的是这个。云萝想起自己给他画的那张麻子脸，有些想笑又极力忍住。

“早知道你会来找我算账，我就再给你安个猪鼻子。”

少年冷笑一声，并不言语。云萝却已经觉察到不妙，探出身子临水一照，顿时勃然大怒。

不知何时，她脸上居然多了一颗媒婆痣！原本清丽的脸上，因为多了这么个玩意，顿时变得滑稽可笑。

云萝气得手指都抖了：“你，侮辱上仙，回头我定要禀告西王母，治你个不敬之罪！”

“你要告就告去，我只是以牙还牙而已。你可别忘了，是你先冒犯我的！”

云萝心头一惊，已经明白了他也是位了不得的上仙，便不再言语。只是这人虽然同为仙人，自己却从未见过他。

“你要怎样才去掉这颗痣？”云萝装作可怜巴巴的样子问他。

他端起架子，道：“等我高兴。”

云萝正要发作，那少年已经一指前方：“那就是清河山。你不下船，我可就不停了。”

云萝拎起裙摆，刚要上岸，忽然记起了什么，回头警告他道：“我付了船资，你可不许擅自离开。”

“那是自然。”少年一手按着太阳穴，一手将银票晃了晃。云萝狠狠瞪了他一眼，才上了岸。

清河山是地仙的聚集地。云萝刚飞上山顶，就发觉天仙下凡赏赐仙酒的消息早就传遍

了整个清河山。

不多时，山上的地仙都出来迎接了。有空空道人、龙山道人、孢子精、狐狸怪、鲤鱼精……呼啦啦地跪了一地，看得她眼花缭乱。

龙山道人满脸堆笑地道：“仙女下凡，我等有失远迎，还望恕罪。”

云萝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脸，幸好她机灵，摘朵花将那颗媒婆痣掩住，“否则这会儿就出洋相了。”

“无妨，你们起来说话。”云萝随手从袖中取出一只锦袋，袋口往下，一抖，一股仙气便飘逸而出。旁边的空地上出现了桌案、糕点和酒水等物。糕点是集合了日月精华所制，香气扑鼻，几位地仙差点儿流了哈喇子。

“你们地仙平日为人间太平也做了不少贡献，西王母特意派我来赏赐你们一场春日宴。”

地仙们纷纷谢恩。

云萝这才松了口气。

其实她这趟来，当然不是为了御赐仙品，而是有其他的目的。

这世界上最尊贵的仙，自然是住在天宫里的。地仙虽然道行高深，却只能待在人间，要受那颠沛流离之苦。但如果地仙们仙骨很正，修为也很纯，那么就有资格升上天庭，位列仙班。

因为云萝成仙之前有识梦的能力，所以西王母就将识别仙骨这份差事交给她了。毕竟人心隔肚皮，地仙里仙骨正的并不好分辨，索性灌醉了看看他们平时的梦，就可以判断这个人有没有坏心眼了。

这个目的当然不能告诉这些地仙。否则，他们为了能升上天宫，一个个地铆足了劲来巴结她，反而要坏事。

思及此，云萝舒展了一下广袖：“你们不必拘束，都落座吧，春日宴本来就是要高高兴兴的。”

地仙们谢过，纷纷落座。

“启禀仙女，我有一事要稟告。”空空道人突然从桌案后起身。

云萝道：“有事稟来。”

空空道人忿忿然瞪了一眼龙山道人，才咬牙切齿地对她道：“龙山道人最近收了一名炉鼎！”

龙山道人一惊，忙起身道：“仙女明鉴，我是收了一名炉鼎，但一来没伤及炉鼎的性命，二来她是自愿的！”

云萝闻言，淡淡一笑。

所谓炉鼎，就是用于男女双修，以提升男修的功力的一种方法。

“如果是为了修为，也未尝不可。”云萝浮在半空，懒洋洋地道。

空空道人攥紧了拳头，高声喊：“可是……那炉鼎长得很像仙女您！这是对上仙的大不敬！”

云萝只觉血液“呼啦”一声冲上头顶。

长得像她？云萝心中疑惑，她从没有见过如此美丽的女子，连她自己都开始怀疑起来，她到底是什么人了！

龙山道人见她脸色大变，忙跪下解释：“仙女明鉴，空空道人血口喷人！我那炉鼎是有几分像仙子，但当初……是那女修主动找我，愿意做我的炉鼎的！并不是我有意侮辱仙子！”

云萝还是动了怒。这帮地仙肠子弯弯绕绕，坏心思不比凡人少，这一次都算计到她头上了。

可如果着手处理龙山道人，那差事可就要泡汤了。

“罢了！难免有相似的脸面，料你龙山道人也不敢造次！”云萝威仪十足地道，“我见这附近山清水秀，想要清修一番，你们自行方便，不用跟着了。”说完，她便冷着脸，驾云离开。

清河山上栽满了紫竹林，竹叶绿得能滴出水来。云萝挑了一棵半人粗的竹子，倚靠着看湖景。

远远地，那一叶扁舟还停在山脚下，掌舵的少年闲得无聊，正在湖上踩水玩，身形矫健利索如蛟龙。

“不知道这是哪位仙尊。”云萝凝眉回忆了一遍，还是心头茫然。

紫竹林里风声飒然，如同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拨动丝竹。云绕雾缠之中，她能够听到不远处的春日宴，有人雅兴起，高唱“绿酒一杯歌一遍”。不过一盏茶工夫，那些声音便渐渐低下去，接着是一片静谧。

没有地仙能够抵挡得了醉仙酒。

云萝起身，重新飞回到方才的山顶空地上，就看见诸位地仙已经躺在地上睡得横七竖

八。酒量最好的龙山道人，靠在山石上打起了盹，两撇小胡子被风吹起又落下。老老实实的白狐精，此刻正枕着自己的大尾巴睡得香。

而其他地仙更是不用说，早就神游太虚了。

云萝走到龙山道人身边，伸手在他额头上摸了摸，旋即摇头道：“仙骨不正，而且平日酗酒亏了不少根基，不行。”

一句话，就判定了龙山道人永远只能是个地仙，无法飞升天界。

她走到白狐精身旁，使劲将尾巴抽出来，放在手里摸了摸，自言自语地道：“仙骨很正，可惜修行懒散，还得过上五百年才行。”

“修为懒散，也比仙骨不正要好得多。”她又说道，心疼地看了看玉盘中被龙山道人吃得只剩碎末的绿寇糕，摇头叹息：“可惜了西王母御赐的春日宴，竟便宜了这般蠢物。”

最后，云萝选了几个修为不错的地仙，开始引梦。三个梦境徐徐升起，分别是空空道人、鲤鱼精和貔貅兽的美梦。

只要她将三个地仙的梦境察看一番，没有违清修的事情，这次的差事就能了结。

可是，她饿了。

白小姐的梦委实香甜，勾起了她肚子里的馋虫。作为一只梦貘，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人间的美梦，那种滋味真是销魂蚀骨。

其实，云萝腰间的荷包里就装着一个美梦。

那个梦散发着诱人的香味，可她不能吃。因为，那是心上人留给她的最后一件东西了。

云萝回头看了一眼四周，紫竹林在身后迎风摇曳，空无一人。如果吃掉这几个美梦，委实是无人发觉的。

她小心地将鲤鱼精的梦境吞下，顿时觉得一股清凉水雾迎面扑来，犹如海面浩渺生虚烟，有凌风驾云之妙。

在吃掉梦境的同时，也能看到梦中的情景。她来了兴致，将貔貅兽的梦境也吞了下去。

这个梦境是金黄色的，带着璀璨的光点，刚一入口就嗅到一股牡丹馥郁的香气。梦境中的画卷在脑海中徐徐打开，竟是一派高堂富贵的景象。